

斑马线概念的引入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了一定的份上,外国来人越来越多,自然什么都得与国际接轨,于是,斑马线便在我们城市的道路上出现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时期,给行人过马路的交通标志叫“横道线”,就在马路中央打两道白漆的杠杠,中间便可以行人了。至于那时的外国有没有斑马线这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期,这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社会风气相对最为和谐的历史阶段了。社会稳定,人思上。在我遥远的记忆中,总有那么个着雪白制服的“警察叔叔”站立在马路的中心岛上,手执一根圆棍,指挥交通。他严肃认真,连每一个转身的动作都一丝不苟;一脸公务在身,由不得半点马虎的神态。他棒点之处,车辆停驶,人们从横道线中熙熙攘攘地穿过马路去,毫无乱象。我至今还记得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唱的那首儿歌:警察叔叔本领强/手里拿着指挥棒/汽车马车听他话啊/小朋友们敬爱他/小朋友们敬爱他!……你想,那时竟然还有“马车”一说,可见时代之遥远。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有些梦境之感了。

扯远了,回到斑马线的主题上来。说来也有点奇怪:斑马长此条纹是为了隐蔽,而在城市里设立斑马人行道的目的刚好相反:为了醒目。因为石屎森林毕竟不同于原始丛林;因为人类的进化是指其智力,而动物的,只限于外形。这就是为什么一匹野生的斑马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都市中来的原因了。斑马线时刻提醒驾车人士:这是繁忙交通流中的一块“飞地”,它的“主权”属于行人,而不是车辆。只有当没有行人,或行人不使用它时,车辆才可以“借道一过”。这和外国使馆于所在国的地位有点相似:所在国的任何执法人员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其领地的——尽管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表

190px

斑马线概念的引入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了一定的份上,外国来人越来越多,自然什么都得与国际接轨,于是,斑马线便在我们城市的道路上出现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时期,给行人过马路的交通标志叫“横道线”,就在马路中央打两道白漆的杠杠,中间便可以行人了。至于那时的外国有没有斑马线这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期,这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社会风气相对最为和谐的历史阶段了。社会稳定,人思上。在我遥远的记忆中,总有那么个着雪白制服的“警察叔叔”站立在马路的中心岛上,手执一根圆棍,指挥交通。他严肃认真,连每一个转身的动作都一丝不苟;一脸公务在身,由不得半点马虎的神态。他棒点之处,车辆停驶,人们从横道线中熙熙攘攘地穿过马路去,毫无乱象。我至今还记得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唱的那首儿歌:警察叔叔本领强/手里拿着指挥棒/汽车马车听他话啊/小朋友们敬爱他/小朋友们敬爱他!……你想,那时竟然还有“马车”一说,可见时代之遥远。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有些梦境之感了。

扯远了,回到斑马线的主题上来。说来也有点奇怪:斑马长此条纹是为了隐蔽,而在城市里设立斑马人行道的目的刚好相反:为了醒目。因为石屎森林毕竟不同于原始丛林;因为人类的进化是指其智力,而动物的,只限于外形。这就是为什么一匹野生的斑马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都市中来的原因了。斑马线时刻提醒驾车人士:这是繁忙交通流中的一块“飞地”,它的“主权”属于行人,而不是车辆。只有当没有行人,或行人不使用它时,车辆才可以“借道一过”。这和外国使馆于所在国的地位有点相似:所在国的任何执法人员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其领地的——尽管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表

离乡在外,生病无助的时候最想家。这两天我可能患上加拿大人所说的 StomachFlu,每日腹痛不止,还要跑很多趟厕所。在加拿大这种小毛病一般都看家庭医生,可之前得有几天的预约,否则直接跑过去人家不收。平时去医院看病的一定是急重症,而我现在既是家里的“蜂后”又兼“工蜂”,除了全天候照顾那 10 个月大满地爬的“蜂蛹”小儿之外,还有一头整天衔着玩具或项圈要玩要溜达的大狗,再说到医院挂急症也得让先生请假留在家里看小孩,实在太麻烦,只好作罢。于是我便无可抑抑地想家,更时时刻刻思念着杨梅。

“唉,这多伦多连个黄梅天都不见,哪会有什么杨梅呢?”我边洗碗边对先生说。他并不熟悉黄梅天和杨梅,但仍答道:“市场上这个莓那个莓倒不少,杨梅却不听说。对呀,你现在拉肚子,关杨梅何事?”

“这个东西你们香港不知有没有呢,将杨梅在烧酒里浸着,治夏日腹泻最灵光,左邻右舍都会来讨的。”我开始痴人说梦了,“以前在上海,杨梅当道的梅雨季节一到,余姚乡下的亲友会捎来一筐筐新鲜黑紫的杨梅,还连枝带叶,那个香甜说起来都流口水,不骗你。一不小心吃多了,直叫人牙根酸软,

连豆腐都咬不动,可各人还是心照不宣,脸上开着幸福满足的笑容,只有眉头偷偷皱一下……”

我不自觉地滑入到记忆的缝隙中去,想起两位姑姑上山下乡被分配在余姚种地,她们口中那漫山遍野的杨梅树,还有花几角钱就可以去山上的梅园,敞开怀大吃特吃的故事,真让人百听不厌。当年唧唧咯咯七嘴八舌的两姐妹,她们的宁波乡音犹在我耳旁回响,可姑姑们却早已去了天堂。

先生见我不出声,知我腹痛难忍,连忙自告奋勇跑去翻医药箱,找到家里仅存的一小盒霍香正气水,他兴奋得大声喊我。我们拿起来仔细一瞧,都过期 3 年

了——这岁月怎么就跟流水似的?我叹口气,“要是有机梅烧酒就好了,放久些也不会坏。”

记得去年初怀孕,一心一意想吃酸东西,于是先生载着我来到台湾人的零食铺子,老板拿出全店“最酸的”话梅和干柠檬,我尝了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先生不信邪也抓一颗扔进嘴里,顿时酸得他面部扭曲,眼泪直流,到今天还说

我陷害他。我不气恼,一路上边嚼干柠檬边捉着我唠叨:“这算什么,我们乡下刚摘下的浅色小杨梅那才叫酸呢,啧啧啧……”

行笔至此,头先如绞的腹痛缓了许多,古有望梅止渴,今我思梅止痛,你看你看,心理暗示也颇见效吧,一想到杨梅烧酒,哈,人竟好了大半啦!



乾隆款掐丝珐琅双耳扁壶

难得登高俯瞰全城景色,那一刻,在我眼中,无数高耸的大厦真像错落有致的牙齿,还有那因商业计划即将被拔除的“病牙”——这个富裕而又窘困的年代中,城市是一张表情变化多端的脸孔,我却未发现它的眼睛。

晚霞满天的时候可以去散步。路过门厅的落地镜前突然犹豫了,镜子里的我头发乱了,还一身短打,吸拉着拖鞋。“要不要换套看上去正式些的衣服?”产生这个莫名其妙的念头是由于十分钟前刚看到的一则新闻:本市将逐步设立二十余万处街面监视探头……

酷暑快过去了,走在街道上的感觉还算不错。尽量不去想那条新闻,隐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仿佛就能享受到奇妙的安全感——如果我愿意,完全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藏起来。

攥着冰激凌的孩子从身边跑过,朝着想象中的目标飞奔;一对情侣挽着手,挽着片刻甜蜜;老者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散去了光阴;裸着膀子的闲汉们围坐着赌小钱,兜一圈麻将人生;夜排档的酒客瞅着从出租车里伸出长腿的时髦女郎——一如平常。波澜不惊的流水生活之下暗潮涌动,它是我身体的栖息地,更是灵魂的根!

天色渐暗,准备等红灯变绿过马路的当口,我突然抬头仰望——与许多都市人相同,我也很少仰望星空,这次只为寻找电线杆顶端上那沉默的窥视者。“黑夜”、“寻找”、“眼睛”,这些只言片字在脑海中居然组合成了一段无比熟悉的诗句,我努力克制着不让诡异而虚妄的联想继续蔓延……

迎面走来相熟的邻居,我笑容可掬地与他打趣:“请保持微笑,因为我们可能正在被拍摄……”据报道,在英国,每天人均被监控系统拍摄达三百多次。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目前社会架构中不同阶层间的制约机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趋向全球化,其产生的公众效应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久前,传媒报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公开呼吁要求“审计审计者”。被窥视时直观感觉的尴尬也使我疑虑如何监督二十余万只“眼睛”背后的眼睛。可是,由“监督监督者”向“监督监督监督者”的无尽延伸将推演出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链条。

不做亏心事的人固然不担心“夜半敲门”,但这不等于说欢迎“夜半敲门”。我暂时更愿意以超现实意义上的某种“象征物”甚至图腾来看待这些“眼睛”。

假设有一天,如街面监控系统般严密的监督机制能令潜规则无处遁形,令强势的利益集团忌惮而逐渐变得诚实些。那么,作为这个国度的公民一员,我会因为此刻被无辜地窥视而非常乐意付出小小的不快。

奔跑的享受在“吱吱”的轮轴上放纵。街边细碎的风,在清亮的眼光下消失。熟悉的城市,陌生的人群。

渴望、微笑,拨开一路风尘。交错的各种乡音,擦亮城市的窗。

岁月的三轮车,载不完许多片段。长街里,林荫旁,有时间流离的划痕。所有的负重,在霓虹闪烁的遮掩下,成为另一个真相。

一些面容,在生活舞台上演绎风采。生命的璀璨,斑斓一次次绚丽。

心与心能不能相印?血与血能不能相融?谁是岁月最后的见证?

岁月苍茫着人生,滞留墓碑上的是别人的评价。微笑吧!那一捧土是岁月最好的归宿。

踏过一程又一程。岁月的三轮载满世俗的眼神。

岁月的三轮车

秦 华

奔跑的享受在“吱吱”的轮轴上放纵。街边细碎的风,在清亮的眼光下消失。熟悉的城市,陌生的人群。

渴望、微笑,拨开一路风尘。交错的各种乡音,擦亮城市的窗。

岁月的三轮车,载不完许多片段。长街里,林荫旁,有时间流离的划痕。所有的负重,在霓虹闪烁的遮掩下,成为另一个真相。

一些面容,在生活舞台上演绎风采。生命的璀璨,斑斓一次次绚丽。

心与心能不能相印?血与血能不能相融?谁是岁月最后的见证?

岁月苍茫着人生,滞留墓碑上的是别人的评价。微笑吧!那一捧土是岁月最好的归宿。

踏过一程又一程。岁月的三轮载满世俗的眼神。

9 月 12 日至 12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和上海豫园管理处将在豫园听涛阁联合举办“紫禁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赏玩展”,展出清宫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件佳作,涵盖了玉器、珐琅器、陶瓷器、漆器、玻璃器、牙角竹木器、金银器等多种材质门类。宫廷赏玩器物主要用于满足帝王及其后妃怡情养性、文化娱乐、丰富生活的需求,它最能体现宫廷生活的奢华和精致。这些作品,材质优良,造型别致,工艺精湛,装饰内容丰富多采,堪称绝世珍品。即日起,我们向读者介绍展品中的一些代表器物。

珐琅,又称“佛朗”、“佛荪”,亦作“𤝵瑯”,其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等,它与玻璃(料器)、琉璃、陶瓷釉等同属于硅酸盐类的物质。金属珐琅器,是一种集金属制作工艺和珐琅加工处理为一体的工艺品,它是用贵金属(主要是铜,间或有金、银)为胎,表面填施珐琅,然后入窑经过 800℃左右的温度数次焙烧而成。具体有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锤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不同的工艺品种。

掐丝珐琅器,是金属珐琅器中一个重要的工艺品种,公元十三世纪末传入我国,历经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了广为人所熟知,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一种工艺品——“景泰蓝”。掐丝珐琅器

夜光杯

从开封来到郑州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遗憾于郑州没有水,除了时时断流、要靠黄河输水的水金水河、东风渠之外,整个城区几乎见不到一片像样的水面。开封就不同了,龙亭湖、包公湖、铁塔湖,从西南到西北再到东北,城墙之内,到处可以见到连绵的水泊。特别是当你登上龙亭,回身向南望去,眼前展开那两片烟波浩渺的湖面,天光云影,倒映其中,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仅此一景,我就曾听到许多外地友人的赞叹。

其实历史上的开封本是一座水城。北宋时,开封作为京都,水运极一时之盛。汴河从西北来,穿城而过,上引黄河,下通淮河,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蔡河从西南来,经许昌、新郑,一路北上,到开封后再向东南,通过许、淮、阳,直到安徽寿春;五丈河河宽五丈,从城北向东流去,经山东曹县、巨野、东平,汇于济水;金水河由荥阳而来,过中牟,在西郊跨越汴河入城,沿河的官寺民舍“皆得汲用”。以上四条河,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网。东京开封所需的粮食、物品,包括徽宗时建造园林所用的花石纲,均由这些河道运来。

现在想象一下,那真是一派超豪华的景象!汴河运来了江南的稻米和太湖石,五丈河运来了梁山泊的鱼虾莲藕,蔡河运来了豫南的小麦,金水河向皇家的园林池沼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清水。金明池上百舸争流,竞夺锦标,观者如堵,欢声雷动。州桥明月,倒映于汴河之中。晚风轻拂,杨柳依依,柳永晏殊流连于水上的歌台,东坡安石登上了路边的酒楼,赋诗填词,切磋琢磨。朝廷委派的各地官员,则登上官船去四方上任,他们在船头设酒,拱手而别,或踌躇满志,或心灰意冷。“三杯两盏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北宋时的东京开封,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至少有百万人口,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上面提到的那四条河。其实这四条河也并非都是来自上天的赐予,而多半是出于人工的开挖和疏浚。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时东京的繁华,更应该归功于当时的管理者 and 劳动者的辛勤努力。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这是康有为留在开封龙亭上的一副楹联。他老先生确实道出了人们共同的感慨。和人间间众多的美好事物一样,东京开封的繁华风流已是一去不复返了,那几条居功至伟的河流也早已干涸湮没了。那是前人给历史留下来的东西,消失就消失了吧。该想想的倒是,我们这一代人又能给历史留下些什么呢?

青花岁月 (中国画) 夏慧雯



青花岁月 (中国画) 夏慧雯